

余秋館護劍

卷一至四



亭詩卷

秋鈔

館十

仲護署



序

錢塘許緣仲方伯之夫人顧氏先母鄭太夫人之中表姊妹也方伯之從弟子原觀察與余同游邑庠又與先叔同登癸酉鄉薦故許氏之家世惟余最悉及余通籍而觀察方官比部旋入諫垣文字遇從殆無虛日嘗聞其兩女弟之才其長歸嘉定廖仲山宗伯早卒會遭兵燹詩句多不傳次卽今貴陽陳尙書筱石同年之淑配世所稱亭秋夫人者是也觀察居吾師俞曲園先生甥館先生女公子絳裳女史爲夫人媵氏工詞翰夫人幼從之學故才思雋上尙書又與余同領鄉薦登第後並

在京師每於兩家獲誦夫人得意諸作然珠玉亦不輕出且不甚存稿自尙書由京兆尹開藩汴中督漕袁浦以至撫吳撫汴移蜀督鄂南轅北轍繡輶隨之江山湖海之勝盡歸眼底神仙花草之瑞時集庭中尙書旣有一官一集之編夫人亦隨地吟哦積如千卷會尙書保釐畿輔余抽簪後仍居宣南飈車迅速郵筒一口可達於是彼此迭有贈答兼以拙句求夫人題詠及上年避地津門尙書正引退僑居望衡往還益密因得拜觀夫人全集盥讀旣竟不禁起而歎曰夫人之詩詞豈尋常巾幗儷紅妃白嘲風詠露之句哉使以鬚眉論固忠孝

兼全之純儒義憤勃發之豪傑體恤民艱之廉吏慈惠
及物之仁人洞悉世變之智者悟徹上下之仙佛也聞
庚子聯軍入城尙書與夫人皆欲捐軀報國後吾師李
文忠公與尙書籌定欵局中外獲安其閒夫人贊助之
策實多觀集中聞

兩宮蒙塵慨然有作聞

二聖升遐有作忠肝義膽露於字裏行閒其初度日答
尙書韻云紅閨忠烈慚無補與鯁直忠懷誰識我諸句
可以知其志矣平時孝事其親固無待言及歸尙書深
以不逮事姑慈爲憾祭先之日必有詩誌感於生母李

太夫人忌日亦然知夫人孺慕之忱固數十年如一日也若夫時局日非當世營營利祿者方樂之不疲以爭趨捷徑夫人見而慨焉則有朝事無憑不忍聞列強洵洵窺中國但知鼓腹心中熱祇恐燃眉目下燒新舊異宜諸政改古制飄零事事新脂膏零落財愁盡貴賤無分苦共嘗諸作蓋當時在朝諸公所不敢言者而夫人獨言之至襜帷所到之地屏卻供億鋪陳均用其自攜者其曲體民情可謂周洽旁皇矣若汴中鄂中禱雨輒應并祝以分潤京師甘涼見僕人折巨枝梅花怒焉傷之仁心仁術隨在流露誦焚香清夜祝年豐之詩與慨

蒼生凍餒營謀利之詞可知夫人胸襟固有民胞物與之量也非直此也周丁兩夫人之後每有祀事必寄之於詩至再至三且爲卜地西湖右台山奉兩夫人靈輶自黔安窆躬爲料量窀穸其風義之高於此見亦仁厚之德於此昭也迨滄桑世變之乘夫人又若前知觀詩中云最惜江漢城財窘民時閔又云人情反覆船遭浪國帑漸傾民意亂國事摧殘慚莫補民氣凋殘生意盡皆洞若觀火料事幾先若夫去來悟徹蓋有夙根當尙書在官時處極盛之境屢屬引退觀詩云勿戀權樞貴宦途須撒手豈若卻朝簪煙水清波共重擔一肩何日

歇清波煙水作閒人買山未允愁生黛眼前富貴等浮
雲茫茫宦海回頭岸整備歸裝早著篙與老境渾如出
世人諸句其見道之深直合儒宗仙佛爲一貫是以尙
書竟能急流勇退逍遙於畫錦綠野之間皆夫人力也
夫尙書檠戟式臨與夫人聯吟疊和時而仙蝶下翔花
瑞踵見似與政治無涉而休養元氣要寓其中試觀尙
書在鄂而洞庭不波笛聲月色皆助吟料是何等清曠
之境去未逾時而煙塵四起卽在北門筦鑰之際國勢
已日岌岌雖蓋籌擘畫心力交瘁而卒獲又安解組不
一月丁沽之炬光燄燭天然後知尙書與夫人之福澤

皆寄意於文字之中其爲詩也正其造福有餘而始能爲之也世有胸無一字竭蹶不遑謬語人云吾將實事求是不屑舞弄文墨卒至叢脞顛越并以辱國喪身其亦知尙書與夫人詩詞之功用爲何如哉夫人以掌珠之失集中哀女詩較多或有議其用情之太過者余則謂不然經不云乎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人之哀女發而中節之哀正所謂和也儻於愛女之隕而強作達觀不形於色不見乎詞此矯揉造作不近人情者是僞爲也其所謂中節者安在哉況三百篇之風詠勞人思婦之詞居多先聖刪詩不廢閨

閣幽怨之什固甚重乎才媛矣夫人諸鉅製猶是三百篇之旨而進合乎中和之道者也惟其中故立言不卑不亢論世不激不隨而悉叶乎正惟其和故雖嗟悼之詠而吐屬華貴風姿掩映令人誦之無衰颯之氣然則其和也皆其福緒之所融會者也昔人以温和二字銘郭汾陽之琴謂温字足以狀其大富貴和字足以形其亦壽考今夫人得其和故與尙書鴻案相莊笄珈偕老親見尙書之貴顯功成身退得嘯歌於偕園花竹之間而有酬唱集之刻則不言温而和之中已兼富貴壽考之福矣况温柔敦厚温厚和平皆詩教也吾以和論而

夫人詩中固隱寓溫之德矣至於琢句之妙美不勝收
大半寢饋於三唐而兼有蘇陸之蘊倚聲則瓣香漱玉
而合屯田白石碧山草窗諸家爲一手詩中佳句如數
點青山半夕陽日落寒礎起暮涼梧桐葉落秋聲老金
粟香添涼意生萬山亂疊雲如絮染霜紅葉已深秋風
凝凍地催征馬春暖煙波轉錦帆滿江漁火客愁中風
吹細雨滿江城催轉江頭遷客情沿江山色捲簾看山
色斜陽一片紅雪滿窗前獨倚樓滿山紅葉正深秋攜
得山中佳色來青山紅樹滿江村不對花豪對酒豪皆
深得唐賢三昧至題拙集云山缺似聞雲裏笛菴深靜

對佛前燈西樓日隱霞生赤南浦江流浪捲青病起看
花還策杖睡來枕絮欲眠雲寫閒居風景尤爲惟妙惟
肖若最好沿隄官柳外欹斜兩樹紫藤花踏徧溼雲雙
屐滑拾來紅葉一肩忙折得名花隨意戴臨窗獨坐寫
丹青皆詩中有畫不食人間煙火至於詞句輕倩由於
慧業過人雕琢刻畫之迹均洗而空之如薄薄紗幘夜
靜涼時候咫尺天涯淒涼兩地皆秋此與清照何異若
凭徧篷窗愁生山色溟濛與窗竹晚蕭蕭柳外月初生
諸句則逼真淮海矣若奈安邊少計鬢角愁生則直接
白石矣紅燭光分綠窗夢醒銀河宛轉微明則儼然草

窗矣青燈一縷殘煙盡乍朦朧睡也無多百結柔情詠
來萬緒千頭置之碧山集中幾欲奪幟矣若與尙書聯
句金和玉節更不勝枚舉如江靜輕雲澹天高落照遲
綠垂春漸老紅溼雨初晴面面青山環郭外村村黃葉
是江南蒼茫暮色風初定自在行雲水欲流藻采工麗
聲情侷儻幾於無可伯仲余姑舉一二以告世之讀斯
集者庶知以詩句論夫人則夫人之詩固騷壇之巨擘
以詩境驗夫人則夫人又忠臣義士純儒廉吏仙佛之
現身也昨者恭刻先母鄭太夫人都梁香閣遺集曾荷
尙書與夫人賜題今夫人大集告成雖先母未及見琪

何可已於言哉尙書之詩集余已爲文弁其簡端今更爲此篇質之尙書當以余爲知言也壬子夏六月荷花生日前四日姻世年愚姪徐琪謹序於宣南接葉亭時年六十有四

序

漢儒之釋詩曰詩者持也謂持其志而不去也古之賢哲慮風趨之日薄作爲詠歌以道其性情而敦其風誼自漢以降沿及閨闈頌菊銘椒清才輩出

國朝文教昌明有方召之勳臣宣力於外有尹吉之女士播芬於內以珍禕懿鑠之行寫女師德象之篇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如內姑母許夫人之詩誠不可及矣夫人高陽名族夙有敦詩說禮之稱內姑丈庸菴督部夫子敷歷所至勳伐爛然而夫人襟懷之遠識鑒之精忠讜之

忱仁慈之惠自名卿大夫以逮鄉閭戚郇靡不交口誦
之其餘事復工詩詞卷中憶女之作爲多悱惻纏綿長
言詠歎昔賢所謂情文相生者讀之令人增人倫之重
而流連景物唱和同聲之什亦具此編戚黨見之咸歛
手欽服請壽諸劄陞雲受而讀之謹識數語於簡端
夫人珍禕懿鑠之行久布遐邇無藉詩傳卽以詩論所
謂道性情而敦風誼者誠有合於古賢持志之義以矜
式來茲其裨益於薄俗人心者遠矣內姪壻俞陞雲謹

序

序

仲護主人天資開敏髫齡未嘗學問而識解異於常人年三十來歸余適官兵部家政無大小恒相贊助庚子之變同居京師槍彈林中不失常度余奉

旨留守每有商榷無不動中機宜亦天資使然也偶有暇輒挑燈煮茗賡和爲樂然亦不多作迨余撫大梁乙巳六月吾女之喪無可排遣余有哭女詩五十首仲護亦成哀詩三十六首不忍卒讀嗣後西泠感逝橫橋望遠情所難遣一託諸詩今夏隨任武昌偶檢行篋已得存詩四百餘首是皆芳情之醞釀血淚之謳吟也爰謀